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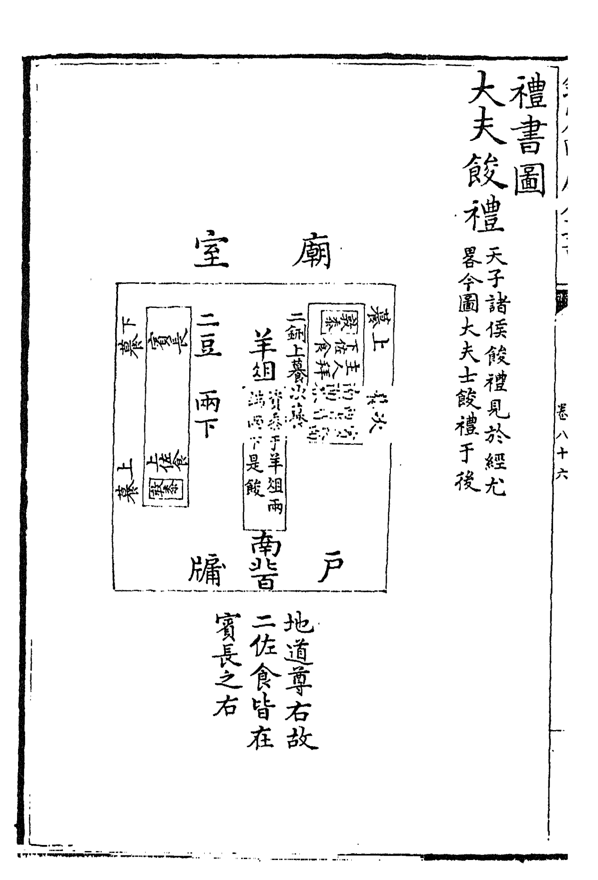
禮書卷八十六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大夫餕禮

天子諸侯餕禮見於經尤畧今圖大夫士餕禮于後



地道尊右故二佐食皆在賓長之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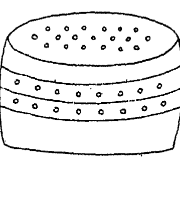
士餕禮

廟　室

下餕
弟兄長
戶　夫在下餕之南
一簋一鉶分之
佐食授舉各一膚
牖
嗣子
上餕

蜃器

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氏曰飾祭器之屬也鬯人凡四方百物用蜃器



大夫餕禮

天子諸侯餕禮見於經尤畧今圖大夫士餕禮于後

士餕禮

特牲禮尸謖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為將餕去之筵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與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糦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糦有以也兩糦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及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降

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養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養有與也如初儀兩養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養即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户外西面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少牢禮尸謖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司宫設對席乃四人養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賔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

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司士乃辨舉簋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簋者簋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簋又進一鉶于次簋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簋贊者洗三爵酌主受于戶內以授次簋若是以辨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簋者簋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簋者三

人興出上驀止主人受上驀爵酌以酢于户内西面坐奠爵拜上驀答拜坐祭酒啐酒上驀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驀答拜上驀興出主人送乃退文王世子曰其祭餕獻受爵則以上嗣禮記曰餕者祭之末也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故尸餕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

之下餕上之餘也百官進而餕鄭玄進為餕升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也

祭禮利成則尸謖尸謖則命饎士饎舉奠與長兄弟則上饎下饎二人而已故一簋一鉶所謂佐食分簋鉶是也上大夫之饎上佐食下佐食賓長二人則上饎次饎四人而已故兩鉶二豆所謂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

佐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餋司士進一鉶于上餋又進二豆于兩下是也然則諸侯以四簋黍則每變以衆其分而資之可知矣餋之簋大夫倍士諸侯倍大夫每進不過以兩孔頴達謂諸侯之祭六簋留二以為陽厭不可考也天子諸侯之餋自君以至百官而煇胞翟閽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於境内也大夫之餕二佐食二賔長而已以明惠及於其臣也士之餕舉奠與長兄弟而已以明惠止於其親也葢餕

筵於室中就神位也用尸之簋鉶施神惠也其禮則
降與侯命而後升祭舉祭鉶然後食拜酳祭酒而後
飲其位則上蕢東面下蕢不酢而先降上蕢酢而後
出餕之大畧也然士蕢於其舉也戒之曰蕢有以也
於其酳也戒之曰蕢有與也而大夫之蕢不戒士蕢
受爵皆拜而大夫之蕢受爵不拜大夫之上蕢不親
酢而親嘏士之上蕢親酢而不嘏何也大夫之蕢不
戒以其非舉奠也受爵不拜以其非貴者也上蕢不

親酢以其親脤也士之上饗不脤此其降於大夫歟

脤膰蜃器

致福

大宗伯以脤膰親兄弟之國行人歸脤交諸侯之福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也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何休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魯不助祭而歸之故譏穀梁曰脤者何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

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左氏稱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成十三年杜氏曰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下拜登受僖公九年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孔子曰非祭肉不拜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孟子曰孔子於魯膰肉不

至不稅冕而行周禮膳夫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都
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家宗人凡祭祀致福少儀曰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
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
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
左肩五个玉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
去葷楊子曰秦用事四帝而天下不匡反致文武胙

腥曰脤熟曰膰蜃以盛之也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膰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燔春秋傳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是也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脤膰以賜之諸侯之國疏也故歸脤而已大宗伯以脤膰親兄弟之國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然天子交福於諸侯而諸侯有致福于天子致福亦謂之致膳少儀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致膳以肩不

以膊貴其前也肩以左不以右右以祭也少儀凡膳告於君子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㹮豕則以豕左肩五个用葷桃茢祓不祥也玉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拜送拜反重其禮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受而膳之同其福也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請行脤貴復正也考之春秋天子之大夫稱官若字士稱名石尚士也故名之行脤雖正然諸侯非助祭而歸之則祭肉其能均乎何休謂魯

不助祭而歸之故譏其說是也玉藻言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茢鄭氏以膳為凡美食誤也致福致膳吉禮也祔練之胙則曰吉而已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彈琴而後食此吉肉也

禮書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八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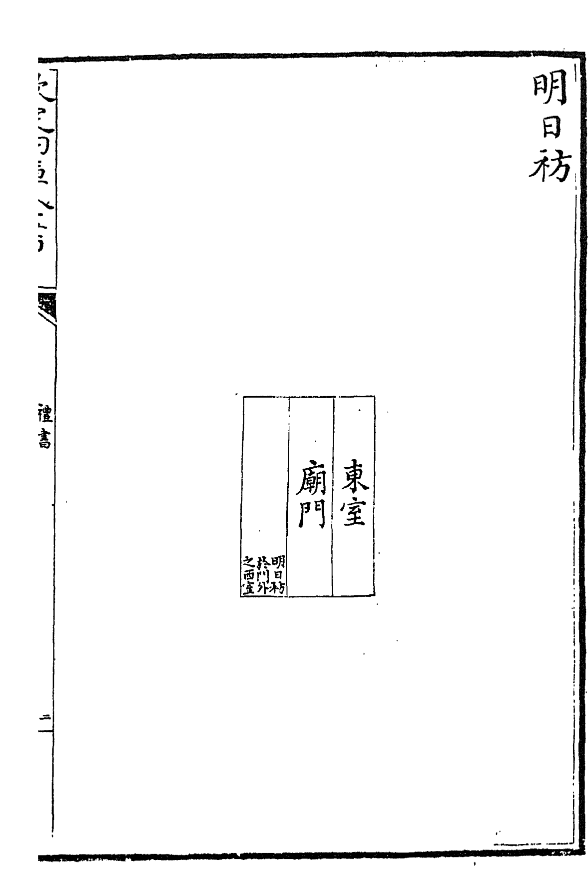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祭日祊

祭日祊於門內之西室	廟門	東室

明日祊



祭日祊

明日祊

楚茨之詩曰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祊門內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慱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正義曰釋宮云閍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祊祭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又稱祊之於東方為失明在西方與繹具在門故禮器曰為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亦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為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

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北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也

絲衣詩曰繹賓尸也 繹又祭也天子

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李巡曰繹名曰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魯為諸侯用祭之明日則天子之禮同名曰繹故知天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

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云祊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　者是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繹商謂之肜者因繹又祭遂引釋文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高宗肜日是其事也

禮記言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然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正義曰設祭于堂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為祊乎外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之旁謂之祊言為此祊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又此云為祊乎外稱

祭故知明日繹祭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云外故鄭彼注不云明日繹祭云謂之祊者于廟門外之旁因名焉者以釋宮云廟門之祊今曰繹祭在廟門外之西旁因以廟門為稱故云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者以正祭設薦在室故繹祭亦設饌在室案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亦祭亦事尸於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云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頌絲衣之篇者證繹祭在堂事尸也

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為言倞也直正也祭以薦熟為正言

薦熟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某是也索求也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祝官行祭在於祊也祊謂廟門祭于廟門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内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祊門内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注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于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矣知者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鄭又注上直云廟門曰祊祊亦不外是據正祭日祊也故下云所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

祭義曰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

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謂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庖不寐疏謂繹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故知繹日也引有司徹之文者證儐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而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廟求神於門外之旁神明難測不可一處之或門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書高宗肜日祭之明日又祭春秋書辛巳有事于太

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家語衛莊公變宗廟易市朝高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爾雅曰閍謂之門李巡張炎曰繹又祭也祊廟門也夏曰復胙商曰胙周曰繹

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祊於祊求諸遠者也祊於西尊其右也詩云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而

繼之以祝祭于祊此正祭之祊也禮言設祭於堂為

祊乎外家語言繹祭於祊此繹祭之祊也正祭之祊

位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祊為門內繹祭之

祊位於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於門外

蓋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賔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

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賔尸之

名亦施於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賔尸在堂故謂祊

於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孔穎達申之云求神在

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卿大夫有賓尸則正祭無加爵無陽厭下大夫士無賓尸故正祭有加爵有陽厭必於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是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掃堂攝酒迎尸而賓之是也繹於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徂牛是也賓尸於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𤎅音尋尸爼是也葢正祭重而主於禮神繹輕而主於禮尸重故省

牲視具在宗伯輕故使士爲則絲衣其紑載弁俅
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
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也考
之儀禮大夫正祭不迎尸而賔尸迎之正祭有祝而
賔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賔尸先獻後薦正祭之鼎
五賔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賔尸之牲體進腠
正祭之魚縮載賔尸之魚横載正祭主人獻尸而尸
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賔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

獻侑之後凡此皆與正祭不同則主人迎尸尸後酢主人所以伸主人也先獻後薦而進下所以醉飽尸也其飲至於無算其罰至於兕觥則繹祭可知矣

拜儀上

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慼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稱拜手稽首則拜手手拜也稽首首至地也荀卿所謂下衡曰稽首是

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輕禮之尤殺者也然則稽首拜手而稽留焉頓首則首頓於手而已空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奇拜一拜也儀禮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少儀曰婦人

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然則所謂手拜者手至地也士婚禮婦拜扱地是也褒拜介於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固殺矣其詳不可考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公

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葢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鄭氏謂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褒讀為報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為振動之拜比不可考

拜儀下

檀弓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又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穆公曰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又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喪服小記曰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孔穎達曰重服稽顙而後拜賓期以下拜賓而後稽顙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爲

喪主則不手拜肅拜拜低頭手拜手至地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為喪主則不手拜肅拜也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者其贈也拜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稽顙弔者含者襚者入皆子拜稽顙又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又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喪大記小斂男奉尸夷于堂降拜降拜拜賓也君拜寄公國賓士大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

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于堂上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子拜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喪有無後無無主又曰君弔於大夫士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送為君之答己也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門外不拜奔喪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謂大夫士使列

於國

凡奔喪有大夫至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士喪禮既小斂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賓主人出拜送于門外君弔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賓出主人哭拜送

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所謂喪拜也期以下之喪拜而後稽顙所謂吉拜也蓋拜則致敬於人稽顙則致哀於已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考工記輈欲頎典鄭司農曰頎讀為懇蓋古字頎懇

通用以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後稽顙之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而或以泰為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喪之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謂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首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

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為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然士喪禮於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必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國語曰重耳拜而不稽顙誤矣

禮書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八十八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圜丘

方丘

天帝之辨上

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五帝謂天神示謂天地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正義云下經言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充人掌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禮

天以冬至謂天皇太帝在北極者也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若王不與祭祀攝位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大裁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類禮依郊祀而為之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樂乃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

（之帝於南郊）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天神則主北辰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此謂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大祝掌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辨六號一曰神號（神號若皇天上帝正義曰皇天北辰曜魄寶上帝大微五帝）大師類上帝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地之明日）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職金

旅于上帝則共金版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禮記曰大雩帝又曰以共皇天上帝之祠又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郊社所以事上帝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聖人為能饗帝帝牛必在滌三月易曰王用享于帝吉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聖人亨以享上帝帝出乎震詩曰昭事上帝帝謂文王上上帝臨女有皇上帝皇皇后帝昊天上帝書曰伊尹格于皇天伊陟格于上帝肆類于上帝以昭受上帝天

其申命用休敢昭告于上天神后鯀陻洪水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惟天不畀允罔固亂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

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

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

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

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天帝之辨下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大皇大曜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天帝其神曜魄寶史記天官書太微三光

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坐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春大皥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皥冬顓頊魏相曰太昊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皥乘兌執矩司秋顓頊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素問謂春陽氣柔而中矩秋陰升陽氣降有高下而中衡冬陽氣居下而中權然則魏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是言五帝之所執以夏為衡以秋為矩則誤矣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

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秋傳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然則大皞少皞以春秋之氣言之也炎帝以火土之性色言之也萬物之象勾芒於春而其氣祝融於夏其榮也以秋而蓐其發也以秋而收色以冬而玄體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比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之不同也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修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腎有左右於䟢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修熙宜矣司馬

遷不紀少皡以黄帝顓頊髙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氏髙辛唐虞為五帝其説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

圜丘

方丘

詩序曰郊祀天地記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為髙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

於泰折祭地也周禮郊祀二人送逆尸凡樂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

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脅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脅其㝕其𤰈犧尊疏布冪禪杓

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罷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記又曰以其上帝之粢盛國語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則郊有簠簋可知也其籍蒲越藁秸記曰莞簟之安藁秸之尚其樂歌黃鍾大蔟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靁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旗太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惟此則圜丘之上王北鄉可知也記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夫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

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郊禮於卑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騂駒龍馬一切侈

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

禮書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八十九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祀明堂

木室
火室
太室
水室
金室
明堂太廟
總章太廟
玄堂太廟
青陽太廟

祀明堂

我將詩序曰祀文王於明堂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為時饗帝是月也大饗帝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牲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

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之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王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祀其宗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

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祠五帝光武

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配各一太牢其服也或以衮冕東晉武或以大裘梁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异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停三獻止於一獻隋於雩壇行三獻禮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祀大神示地示土示之辨

詩序曰郊祀天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大宗伯以黄琮禮地注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小宗伯大栽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凡六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原隰平地之神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地示主崑崙大

祝辨六號二曰示號若云后土地示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玉人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孔穎達曰黃琮禮崑崙之示以夏至兩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河圖推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孝經緯云祭地示於北郊

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

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隂位矣大宗伯以黄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隂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蔟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之樂也太蔟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黄琮兩圭牲幣之黄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

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示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致天神而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鬼宜矣鄭氏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墠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

社后土之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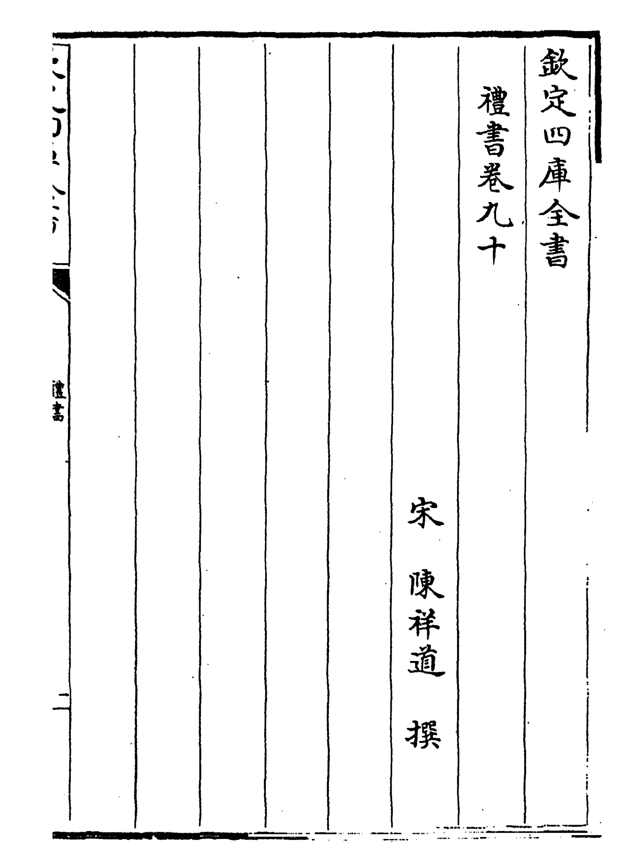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孔曰后土社也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月令中央其神后土后土顓氏之子黎兼為土官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

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秋季大饗帝是也冬報周禮所

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

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為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禮書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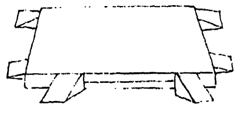
宋　陳祥道　撰

雩祀



祭日

祭月



旅祭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儀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祀焉禮不如祀之備上帝五帝也）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眡瞭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旅非常祭乃興造其樂器）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大旅則陳之龜人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書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刋旅論語曰旅於泰山爾雅曰旅陳也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刋旅者以水災耳權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

則金版職金旅上帝則用金版旅諸侯亦如之至於司奠斝之存奠斝笙師之陳樂罷眡瞭之廞樂罷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廞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廞樂罷為

明罷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或然

類祭

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

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大師或以大烖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告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為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為師祭蓋以大

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裁則無類祭上帝非巡狩之所至則無造祭書言至於岱宗柴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狩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

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盍南郊乎

雩祀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

司農曰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而舞雩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尫以其舞雩而不得雨女巫旱暵則舞雩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有歌者有哭者以異悲哀感神靈也以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也黨正春秋祭禜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稻人旱暵共其雩斂稻急水者也大祝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

旱也

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鍾磬柷敔為將大雩帝習樂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

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以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故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正義曰雩音近吁又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旱又是大裁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為遠非鄭義也云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以陽位以五天總祭不可徧在四方故如在南郊也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當以入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黄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帝配叶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

祭法

雩禜祭水旱也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猶禱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桓五年左傳文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云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所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德不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襄七年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為祈報之事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是大微之一不言祈穀總言五帝論語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

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

又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崇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桓五年左傳曰凡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過則書

莊十年傳曰魯公子偃伐宋師出自雩門魯城南門公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趙子曰凡祈澤曰雩稱大國徧雩也勤民之祀也故志之爾雅曰雩號祭也

爾雅曰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

以雩為遠誤矣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葢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亢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大饗趙氏謂雩稱大國徧雩誤矣詩序曰夏祈穀於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

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禜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為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雩在城南鄭氏曰雩為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歛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

火不可以祈水而爲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於東[梁禮]雩必自郊祖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亦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雩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菩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北齊禮]

祭日

祭月

周禮大宗伯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王朝日者示有所尊也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

月又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為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鼓人以雷鼓鼓天神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又曰凡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日月星辰之類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玉藻曰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祭法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王宮

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左傳曰日月星辰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繅席五采五就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

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四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

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少
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黄鍾歌大
吕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玄端以朝日於
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冕之衣則
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為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
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
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
周禮於掌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

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行宫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隂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義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

之胐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為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為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

禮書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卷九十一至一百一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蔣肇源

繪圖監生臣徐溥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九十一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表貉

表

四望

朱色

茅

表貉

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午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貉讀為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師蓋蚩尤或曰黄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黄帝蚩

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爲天子或以爲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劒戟史記稱黄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旣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爟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貉祭者不特爲禱而已

也唐制禡祭為壇壝設瘞埳皇帝齋於行宫從官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為祭貉之禮誤也

四望

書曰望于山川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

告武成詩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禮記曰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周禮小宗伯祀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司服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奏㽔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大祝國將有祀于四望則前祝春秋魯僖公免牲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

細也宣公不郊而望左氏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何泰山河海也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哀公六年）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過是也寡人雖不敏河非所獲罪也韓宣子謂子産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昭七年）周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羣望（昭七年）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三正記郊後必有望

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為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

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説葢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為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於大祝衍祭亦以為延祭禮文殘缺不可考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狩之方或旅於大故之

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蕝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蕝晉語所謂置蕝綿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同姓非宗廟之尸用異姓

祭四方

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祀祊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暮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為民祈方為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堂位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歛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東句芒南祝融與黎西蓐收北玄冥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康成從先鄭之說釋大宗伯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鬯人四方在山川之

下大司樂四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帗舞者則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祭則地示也於礿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下之神也祀之之禮其位四郊其鬯壘尊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其舞皇舞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其牲體則疈之其牲色則各以其方之色而已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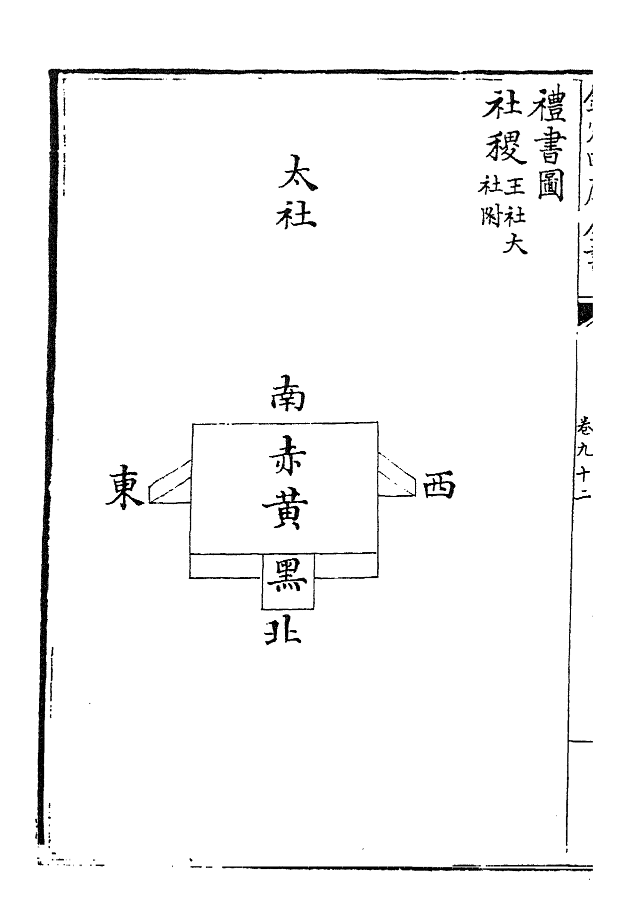
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詩言犧羊者孔穎達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也穎達之言則是謂犧為純誤矣

禮書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九十二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社稷王社大社附
太社
南
赤
黃
東
西
黑
北
卷九十二

太稷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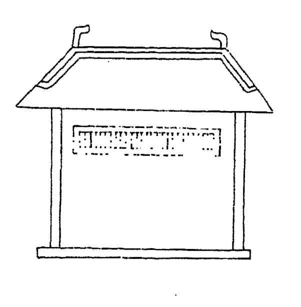
色皆黄

東

西

北

亳社



亳社

社稷

王社

周禮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别方面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畿九封畿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

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社祭祭地示也州長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

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勾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體而為之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次祀用牲幣玄謂次祀又有社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封于大神社及方嶽也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社祭土取財焉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大司樂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

祭地示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大祝國有大故天灾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設軍社鄭司農曰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軍以師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宜于社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也大社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祭社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兵樂曰愷獻于

社獻功于社也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奉猶送也送主歸于廟與社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小子掌珥于社稷珥社稷以牲頭祭珥者釁禮之事也用羽牲曰珥珥社稷謂始成其宮兆也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云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匠人營國左祖右社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曰奈何去社稷也又曰國君死社稷又曰問國君之年長則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則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王制諸侯祭社

稷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季冬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之祀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山川禮運曰命降于社之謂殺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又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又曰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器曰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天地人之別體也又曰三獻爓三獻祭社稷五祀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社稷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

下荅陰之義也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大社王為群姓所立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亳社殷社殷始都亳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中霤亦土神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單出里皆往祭社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明堂位曰春社秋省大

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旣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周尚左中庸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祭統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泰誓曰宜于冢土祭社日宜冢土社也泰誓下曰郊社不修甫田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社后神也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緜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脤宜社之肉雲漢曰祈年孔夙方社不暮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稷左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日唯正月之

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退自責哀七年魯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

不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正義曰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

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

祭社社若是地神庶民豈得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而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太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

尊卑既别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懸絶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勾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云仲春命民社鄭

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勾龍為后土鄭旣云社后土則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地示也是社為地示也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共工氏之子稷配以柱厲山氏之子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

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葢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

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魏博士孔晁之論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為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齊武帝議帝社南向大社及稷東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穀梁曰天子親耕故立社為藉而報此說非也果王社為藉而設必有稷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

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韓詩外傳其主則石為之先儒謂石地類也左傳言擁社抱社主也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

有報孟冬大割祠（月令大割祠于公社）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小宗伯）大故天烖之彌祀（大祝）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烖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罇大罍（用大罍而鬯人掌之則有鬯祼可知）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

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為稷神有以勾龍為社而非配社社為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為社配有以戊亥為社日有以先農為帝社有以太稷為稷社皆臆論也

祭法曰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郊特牲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黄土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天子之國有大社故將封於東方取青土封於南方取赤土封於西方取白土封於北方取黑土封於上方取黄土裸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苞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立社漢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戸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召誥

用牲於社牛一羊一豕一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尚書無逸篇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黄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黄其言雖不經見然五者土數黄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黄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

二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土五色以為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古者立社皆有木以表之故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後世宋有櫟社豐有枌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又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於義或然

大夫社

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正義曰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故曰唯社丘乘共粢盛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鄭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

則稷神者也
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
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
社千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致千社於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氏二十五家為一社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
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內族祭酺
黨祭禜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然後祭之者黨
祭族非不祭也姑以別社禜酺之等差耳禮曰唯為

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竭作唯社丘乘共粢盛

葢單出里則家出一人畢作則羨卒盡起丘乘共粢盛則牢醴亦在所共皇氏曰大夫以下無藉田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左傳有清丘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

大夫以下社

亳社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亳社商之社商始都亳正義曰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雨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喪祝掌勝國邑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小司寇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以刑官為尸畧之也左氏襄三十年左傳曰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又曰閭于兩社亳社大社也又曰平

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哀四年書亳社災七年魯以邾子益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公羊曰亳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其上而柴其下亳社災記異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穀梁曰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宗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五行志曰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為

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韓詩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於桃殳

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然則公子諸侯必有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記言天子大社繼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亳社也春秋書亳社災魯之亳社也左傳曰鳴于亳社宋之亳社也社必有稷小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為尸是也位必

在左春秋傳所謂間于兩社是也揜上棧下不受天陽設於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而趍於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隱蔽而不敢褻也祭之而刑官為尸者以其滅亡刑之類也宗廟之制天子外屏諸侯内屏不容以亡國之社為之穀梁以亡國之社為廟屏此不可考孔頴達曰亡國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内之東是頴達亦疑穀梁之說

市社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慶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後所當立也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然則祭市之社其禮與凡社異矣

社主

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

秋及鄭玄義以為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太社石主遷于社宫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唯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為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一尺六寸方一尺

六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於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襄二十五年左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

禮書卷九十二